

80后的时代已经过去，
如今已是90后的天下，人们关注的重点已经发生了变化。
本书通过两个孩子的成长历程，
综合了时下种种社会现象对孩子的影响：网络、早恋，包括他们
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下自己的真正想法。

胡依晗 著

曾经 在一起 的日子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曾经在一起的日子

胡依晗 著

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曾经在一起的日子/胡依晗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 2009. 2

ISBN 978 - 7 - 5087 - 2486 - 7

I. 曾… II. 胡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96651 号

书 名: 曾经在一起的日子

著 者: 胡依晗

插 图: 刘 畅

责任编辑: 张友华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 话: (010) 66080300 (010) 66083600

(010) 66085300 (010) 66063678

邮购部: (010) 66060275 电传: (010) 66051713

网 址: www.shcb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保定市恒艺印务公司

开 本: 145mm × 210mm 1/32

印 张: 9

字 数: 203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8.00 元

引子

梅澈——

2007年3月11日，是个星期日，也是个让我永生难忘的日子。

“澈儿，澈儿……赶紧……赶紧……家里出大事了！”

琴房里，接到老爸的电话，他上气不接下气的话让我的头皮一阵发麻。

我下意识地用一只手握住了那只拿手机的手，愣了一下，缓缓地说：“爸，爸，您好好说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电话那头的爸爸带着哭腔，说的每个字都在抖动：“你表哥吴紫龙，他从楼上跳了下去……”

我脑袋“嗡”的一声响，身体晃动了两下，只听到爸爸在喊：“澈儿，澈儿，你没事吧？赶紧，赶紧到雨阁小区楼下，快点！”

我站定，对着话筒苦笑：“爸，您开什么玩笑？我哥昨儿还好好的呢，而且他可是已经被美国三所著名大学录取了的……”

我还没说完，爸急促地打断我的话说：“这么大的事，我能跟你开玩笑吗？！”

冲出学校，拦下一辆出租车。

“师傅快点，快点……”

我坐在副驾驶座上用脚踢着车板不停地催促，司机师傅有



些不耐烦：“小姑娘，事儿再急也不能违章啊……”

随后他说了什么话我一无所知，因为我的脑袋里反复出现两个词——吴紫龙、跳楼，随着这两个词在我脑海中跳动速度的加快，我的心跳也在加速，直到这两个词跳动得完全模糊……

快到目的地的时候，远远地看到小区门口围了不少人，还有很多警车，救护车与我坐的出租车擦身而过，我摇下车窗探出脑袋看救护车里有没有我哥，可是我什么都没看到。

下了出租车我打了个趔趄，听到司机在喊：“小姑娘，还没给钱呢。”

我掏出钱包，从里面抽出几张，从车窗里扔了进去，然后跌跌撞撞地冲向人群。

爸看见我走过来，挂掉了手中的电话。他用手指了指其中一座公寓，然后眼睛红红地语无伦次地说：“从十层跳下来的……救护车刚刚把他拉走……打电话说……在去医院的路上已经……死了。只是，还是要例行实施急救而已。”

午后的阳光突然变得很亮，仿佛要刺穿我的双眼。

我努力向爸指的方向望去，除了一片光，什么也看不见。爸紧紧地搂着我，我感到胸口好闷，呼吸变得异常困难，身体好像不是我的，眼睛模糊了……模糊了……直到什么也看不见。

我耳朵里好像有各种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，听不清楚是谁的，抑或是我自己的：

那小子跳楼了。

切，你开什么国际玩笑！

跳楼自杀了。

他？自杀？哈……他比谁都惜命，别逗了！

从十层跳下来的。

他相信从十楼上跳下是摔不死的。

去医院的路上已经死亡了。

他肯定又装酷呢，骗不了我！吴紫龙，你出来，你给我出来啊！

他真的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
滚蛋！今天是他十八岁的生日。

紫龙——

2007年3月10日，星期六，晴天，刚刚刮过大风的北京，终于吹散了天空中的层层阴霾。

每个人都有冷到颤抖的时候，我也有，但是我还有种莫名的优越感。我喜欢听周杰伦的歌，忧伤而又深远，我最喜欢的是一句：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，但偏偏风渐渐，把距离吹得好远……

今天，我把它当成我十八岁生日的前奏，今天，站在轻柔的风中，让我好好回忆一些我的，我们的，那些幽远的往事。

一大早就看到西山上的雪，洁白而干净，阳光撞击着皑皑的雪地，再反射到我的眼睛里，很难说服自己，这就是北京。

十几个小时后，就是我十八岁生日了。

时间过得好快，转眼间，已经过去十八年了。想想这十八年，各色的回忆就像外面正涌起的风，灌满我的黑色外套。

广阔的大地上总有生生不息的生命，而我，只是其中平凡的一个，我同样会绝望，会悲伤，无助的时候会哭，哭得很伤心，却不愿让人看见。



其实这么大的世界，每个人，没什么不同，只是有时候我故作与别人有所差别罢了，这样很累。

十八年已经不算是一个小数字，该学会长大些了，有份责任一直都在等我，是该把它担起来的时候了。

春夏秋冬不断地轮回，构成了我生命中的所有年华，一段一段的记忆，只有我一个人拥有。大大小小的事，没一个人曾经陪我到底，生命的年轮只有我一个人年复一年地雕刻。想想也是，何必要求那么多？何必总是不能满足？

人生的岔路口太多，我们不可能总是走在同一条路上，能陪我走一段的朋友，已经很感谢你们了。那些曾经形影不离，现在天涯相隔的，要记住保重自己！我好想在前面的路上，再看你们一眼。

熟悉我的人都知道，我的所有桀骜不驯只是一种假象，本性却是小孩子脾气——傻傻地开心，痴痴地伤心。

这种傻气估计短时间内是改不了的，因为觉得这样的自己很快乐。我弄不清楚，为什么大多数情况下我选择了掩饰，微笑的面具下，隐藏的却是一张忧伤的脸。

我不想再这样了，我期望自己即使受伤害，包扎好后，依旧阳光满面，摔倒了还是会从头再来，就让我这样走下去好了，至少我会很快乐。

伤感一下，追悼一下我的姥爷，一个慈祥的老人。

记得舅舅讲过：“总是盼着你长大，而你大了，姥爷却去了。”

那一年，我十六岁。今天想起这句话，一瞬间，竟然是泪流满面。空荡的房间找不到安慰，我想我要停一下，想打个电话，找个人来陪，可是找谁呢？梅澈吗？我不敢！

姥爷，你在哪里？还好吗？

我很想您！不开心的时候，甚至有点想去找您。

一年一年，喜欢的歌一直在变。可总是把喜欢过的留下，固执地存在电脑里，哪怕只是偶尔看看名字，嘴角都会泛起浅浅的微笑。

娘，一直把我养大的人，喜欢讲“我们是相依为命地过”。

想想的确是这样，尽管我从不喜欢承认我是穷孩子，不承认我的家庭残缺不全，可我们的确是。

然而，她现在很不懂我，有时候想想会心痛，其实我也不算懂她。

但愿有那么一天，我们可以互诉心声，甚至可以在她的怀里撒个娇，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家——只有我们两个人。两个人的家，我们却形同陌路，那是一种悲哀！

刚在镜子前看自己，很强壮的身体，却看不到力量，有时候自己会虚弱得像个婴儿，或者有时候发呆到像具尸体，刚哭过的眼睛，妖气弥漫。“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”，为什么要在今天想把那些尘封的记忆拿出来一一晾晒？连我自己都想不明白。

已近日落时分，风依然没有停下，房间空空的，冷冷的，像我的心。

时间过得飞快，就要十八岁了，却许不下一个心愿，说不出想要的礼物，看不到想去的方向，也找不到能走的路。

想在今夜八点就睡下，没有凌晨的倒数和欢呼的声音，或者任何庆祝的形式。就这样，默默地走进我的十八岁。

花样的年华，别样的开场……



1

梅澈——

还有两分钟……

一分钟……

三十秒……

十秒……五秒……

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黑板上方的挂钟，嘴角随着秒针的转动渐渐向上挑……

下午四点整，那期盼已久的下课铃响起，终于下课了!!!
(嘻嘻，下课铃声比上课铃不知道要动听几万倍。)

根据学校的新规定，老师不可以无故拖堂，并且还规定给我们可怜的学生在功课上减负。哇塞，哈哈，真是美死人啦!

我们“敬爱”的数学老师杨老师兼班主任，在听到铃声后无奈地合上了还半张着的嘴，欲言又止，这也是“开始收拾书包了”的信号，于是同学们再也没什么心思听老师多说一个字了。

随着铁文具盒与桌子碰撞后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杨老师闭上了嘴又重新张开，用满口地道的北京腔儿很不乐意地说：“今儿就到这儿，黑板上的作业，明儿早自习时交给紫龙。嗯……还有，今儿二组做值日的时候，把咱们教室柜子里那些空瓶子收拾收拾卖了，钱……梅澈你拿着，回家给你哥，让他放班费里……”

真是啰嗦！我正要背起书包，撒丫子往外冲呢，杨老师跟唐僧一样唧唧歪歪的，不过，唉……倒霉催的，怎么又轮到咱们组做值日了啊？本想能趁着天还亮着和表哥回家到后花园的草坪上玩儿飞碟呢，看来又被“唐僧”上了“紧箍咒”了（撅了撅嘴）。

吴紫龙同学是杨老师的得意门生，我们班的“高才生”，也是我的表哥。他的妈妈是我妈妈的姐姐，也就是我的大姨。

表哥上学比较晚，尽管他比我大两岁，我和他还是分在了一个班里。在小学，一两岁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，我认为表哥就是“大爷级”的人物。所以，当别人夸他的时候，我总是以他年龄大为幌子：

“嘿，不就是班长和数学课代表吗？他可比我多吃了两年的饺子呢。”我鼻子里发出“哼哼”的声音，翻着白眼儿，双手叉腰说。

其实我和表哥并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家在北京，而他在上小学之前一直跟大姨生活在大连。

一年半前，大姨把他送到了我家，并和我一起上了家附近的公立小学。有时候我挺纳闷的：“大连也很好啊，为什么要让哥哥来北京呢？”

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原因，大人们也只是搪塞几句“两个人一起好有个伴儿”之类的话。嗨！反正每天有哥哥陪着我，管他是为啥来北京的呢！

可是，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奇怪，我从没见过哥哥的爸爸，表哥随他妈妈姓吴。每当我问起大人们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们都非常不高兴，所以我也不想问了。

哼！准是哥哥的爸爸太让人讨厌了，所以大家都不想提他。



大姨在我们开学后就返回了大连，留下表哥一个人跟我们一起住。年初，爸爸妈妈让我从原来的私立小学退学，和表哥一起上公立小学，从此我和表哥就开始了一起上学、放学、吃饭、上课，甚至睡觉都在一起的生活。

啊！我怎么就回忆起这个来了，哦，对了，今儿是我的生日，我长了一岁了，嘻嘻，是不是自己已经成熟了呢？

我傻傻地想着，手中的文具盒“咣当”一声掉到了地上，我这才知道自己走神了。

我的妈呀！赶紧打扫卫生。咦，吴紫龙哪儿去了？

我四下打量他的身影，同学们三三两两地从我身前和身后走过，脚步发出的立体声犹如高档家庭影院发出的美妙旋律，在耳边不间断地奏起，还有同学时不时和我来个“亲密接触”，也就是他们的书包刮蹭到我的头发或者屁股。

我的眼睛滴溜溜地在教室转了几个来回儿，甚至还踮起脚尖往走廊里看了看，也没瞅见我亲爱、敬爱的、热爱的表哥的半个影子，只看见他的深蓝色卡通书包在他的椅子上安静地躺着，而且拉链还没有完全拉好，可以隐约看见里面露出来的课本。

哥哥的座位靠着窗，一棵槐树挡住了窗外的风景，从其他的窗户向外望，能看见一大片空地，也就是所谓的“操场”，棕灰色的空地上画着一圈圈白色椭圆型跑道，跑道上有几个马鞍，马鞍上的皮革被夕阳洒上了一层薄薄的橙色。

远处，四五个女生在跳皮筋儿，每个人身后都跟随着一条细长的黑影，每跳一下脚下就扬起一点沙尘。

“喂！”

我正欣赏着窗外美妙的风景，不知道谁在身后拍了一下我的肩头，吓得我猛地回头。

“你怎么还不去做值日啊？”顾小小朝我耳边尖声喊着。

我用手抠了一下耳朵眼儿，皱了皱眉头，白了她一眼，不耐烦地说：“我收拾东西呢，马上就过去！又不是赶着投胎，着什么急啊？”

我一边把椅子推进桌子里，一边小声嘀咕着。不料又被那个刚走不远的顾组长大人给听见了，她转过头盯着我的眼睛，一脸挑衅的表情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我马上就过去，别在我耳边嚷嚷，要是聋了，你可赔不起！”

从小在家备受宠爱的我，突然发起了小公主脾气。

顾小小的脸被这话说得慢慢扭曲，手使劲攥着书包带子，咬着牙齿，太阳穴的青筋根根可见。

我仿佛听到她咬得牙齿咯咯响，好不得意，心想：“敢教训本小姐，吃了豹子胆了！”

没想到，她脸上的表情立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，嘴角渐渐上扬，然后慢慢地坏笑了起来，说：“杨老师不是说让你负责卖塑料瓶子嘛，噢，一定记得把麻袋放回教室，把放瓶子的木柜清理干净，然后把钱给吴紫龙。明儿见！”

说完，她“潇洒”转身，扭扭捏捏地走了。（呕，真恶心！）

她的话仿佛让我心中刚升到了一半的胜利旗帜，被突如其来的一阵风从中间折成了两截，然后是旗杆倒地的碰撞声。鼻子酸酸的，我有点想哭。

负责卖塑料瓶子就意味着最后一个回家，收拾那些破烂儿要花很长时间。放置废旧塑料瓶的麻袋和木柜是整个教室最脏，最不堪入目的一个墙角。况且门口收破烂儿的老太太也不是天天在，如果到时候我把一麻袋的塑料瓶子拖到校门口可她却不



在，那我不仅得把麻袋再重新拖回来，而且还要白白在学校正门口拖着垃圾袋丢一回人，顾小小第二天又可以借机告我一状了。

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儿，越想越觉得自己倒霉。就偏偏赶在我七岁生日这天让我触霉头，不能早回家，还要穿着新裙子去卖垃圾。那个顾小小凭什么这样对待我?!简直就是白骨精!我挥着手里的扫把，好像拿着金箍棒一样。

发泄完后，我的眼泪就不知不觉“啪嗒啪嗒”乱掉，然后打在地上，砸在脚上。我用手背抹了抹下巴和脸颊，害怕让别人知道我是被顾小小欺负哭的。径直走到那个肮脏的木柜旁，顺着早已腐蚀的木门，我用一只手捏着鼻子慢慢蹲了下来，把手伸了进去。

晕死!这味道比顾小小扭扭捏捏的样子还令人恶心!

紫龙——

我转身把老师办公室的木门带上，门“嘎吱”一声被关死了。

正值入夏时节，下午五点的太阳将整个校园装扮成了淡淡的橙色，阳光穿过走廊尽头的窗户映出前半段廊道墙壁上的绿漆、窗户下青灰色的墩布池子，以及军绿色的热水筒……

我站在后半段阳光照射不到的廊道，随着门被关上的声响，感到一阵莫名的空虚。

离开大连已经将近一年了，不知道“老猫”还好吗，是不是还天天早上到集市去买豆浆喝，然后等家门口的十五路公交车去上班?楼上童依家是不是还总是断电，连带着我们好几层楼的保险丝也被烧掉了?可我现在在北京，没办法帮“老猫”爬上电箱去拉电闸了。

姥爷一家还好吗？每天的晨练对老人来说还是必不可少。很久没陪老人家爬那座不知道爬了多少次的后山了。唉……那时候姥爷总是牵着我的手，一边走一边跟我说话：“淘淘（我的小名），喜欢陪着姥爷吗？”

说实话，那时候我大多数是喜欢和小朋友在一起玩儿泥巴的，现在我多想告诉姥爷：“姥爷，我喜欢。”

我怎么想起家来了呢？或许是因为今天是澈儿生日的缘故吧？我的表妹澈儿已经七岁了，说起来真是惭愧，我比她大两岁，居然和她上一个年级，还在同一个班。

今儿天气还不错，等她做完值日，估计又得吵着闹着让我陪她去玩儿。不知道今天她会收到多少生日礼物？她太可爱了，朋友非常多，要是我跟她一样有那么多朋友就好了。

有时候真的很羡慕她与生俱来的好命，她从出生就注定是个富家“小公主”，在我看来，最重要的还是——她有个完整的家，有爸爸妈妈和很多人的关心、爱护。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，可是我的幸福有个缺口，很大的缺口，因为我甚至记不清楚我的爸爸长什么样子。

我很爱“老猫”，也就是把我一手带大的母亲大人。之所以管她叫“老猫”，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猫科动物，我也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叫“小猫”。因此本人的母亲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“老猫”，或者说“大猫”也可以，嘿嘿……虽然我的家庭条件远没有澈儿家好，但是我还是很感激“老猫”，她为了我，一个人拼命撑起这个家。

“咣当！”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打断了我的思绪，原来教室的门被人踹开了，门撞击到白墙上又反弹了回去，墙上顿时留下了一道斜的灰色印记，一道愤怒的印记。



接着，澈儿从里面走了出来，她穿着小姨昨天给她买的新裙子，小身子后面费劲地拖着脏兮兮的大麻袋往楼梯口走，麻袋里面还鼓鼓囊囊的，估计里面装的是废塑料瓶子。她漂亮的裙子上的红色印花也蹭上了点点泥斑。



“梅澈！”

我加快脚步跟了上去。澈儿停下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一句话也没说，鼓着腮帮子继续往前走。

“你这是怎么了？小样儿，哈哈，小公主都卖上破烂了！哈哈……”

我朝她的后脑勺大笑着说，她那个样子实在太滑稽，太可爱了。

没想到，她气得一把把袋子扔在了地上，坐在楼梯的台阶上，低着头。我走到她跟前发现，她白净的脸上有几道泪痕，我才知道她哭过。

看到她委屈的样子，我又想笑，又有些心疼，只好站到她面前说：“裙子弄得那么脏，回家不怕你妈说你呀？”

听到我的话，她小脑袋一歪，不正眼看我，也不说话，看样子是有人欺负我们家大小姐了。

我嬉皮笑脸地扯了一下她的小辫儿说：“哎呀，算了算了。在这儿等着，我回班里拿书包，马上过来。”

说完，我侧身看着她，慢慢退出幽深幽深的走廊。回到教室，我从椅子上抓起书包往回赶，还好，澈儿老老实实在原地等着我。

我继续问她：“到底怎么了，你？”

澈儿撅撅小嘴说：“顾小小欺负我！”

刚说完这一句话，她豆粒大的泪滴又掉了下来，长长的眼睫毛上还挂着小泪珠，好像顾小小“虐待”了她一般。

我其实已经猜到原因了，一边把纸巾递给她，一边说：“让你卖垃圾是不是？”

她使劲地点头，眼泪跟“竹筒倒豆子”一样，一个劲儿地砸到地板上，我仿佛听到了回声。她抽泣着说：“还让我清理木柜！这不，我刚弄完。不然怎么裙子会这样啊？！”

她扯着自己原本干净的裙子甩了几下，然后猛地抬起盛满泪水的大眼睛说：“哥，你帮我扛出去好不好？”

我装作没瞧见她那可怜样儿，逗她说：“不管，自己拿，我



还嫌脏呢!”

她抓着我的胳膊来回摇晃，撒娇说：“哥，我亲哥，求求你了!”

我脑袋往上一扬，依旧说：“就是不管，赶紧的，扛到门口然后卖掉回家，别在这儿耽误时间!”

澈儿把手从我胳膊上松开，看看地上的袋子，又可怜巴巴地瞅瞅我，然后用她那脏兮兮的小手擦了一下挂在脸上的眼泪，站着不动弹。

唉……见到她这个样子，我可怜她，也可怜我自己，幸亏这个妹妹是“表”的，要是亲妹妹，估计早把我玩儿得死翘翘了。

我无奈地摇摇头说：“谁叫你是我妹妹呢，得，就帮你这一次，最后一次哦!”

澈儿赶紧把麻袋递给我，使劲地点点头，笑了。

我一边扛起麻袋，一边大喊：“我真是命苦啊我!”

我说话的声音回响在走廊的尽头，接着我听到澈儿“扑哧”一笑。

我回头看她，她脸上充满得意的表情，这丫头儿笑得真灿烂，今天是她七岁生日，我这个当哥哥的得让她高高兴兴地过才对。

谢天谢地，走到校门口时，收垃圾的老婆婆还在。那些一毛钱一个的塑料瓶子卖了三块钱，真不知道班上哪来那么多瓶子。卖完瓶子后我重新跑回教室把布袋放回木柜，澈儿则在原地等我，等到把事情办妥之后，我才发现我的脸和衣服已经不比澈儿的干净多少了。

此时，夕阳已经慢慢落下，余光洒在校园小花园里鲜艳的